

雲起軒詞箋注

李長



〔清〕文廷式 著
何东萍 笺注



岳麓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起轩词笺注/(清)文廷式著;何东萍笺注. —长沙:

岳麓书社, 2011. 11

ISBN 978 - 7 - 80761 - 662 - 7

I. ①云... II. ①文... ②何... III. ①词(文学)—
注释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22. 8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11630 号

YUNQIXUAN CI JIANZHU

云起轩词笺注

作 者:[清]文廷式著 何东萍笺注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责任校对:刘 波

封面设计:刘 峰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 yueluhistory. com

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 × 1240 1/32

印张:12. 625

字数:280 千字

印数:1—2000

ISBN 978 - 7 - 80761 - 662 - 7/I · 994

定价:30.00 元

承印: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《云起轩词笺注》序

汪叔子

一

近年以来，“国学”猛兴。读书士子，自然欣慰。

而欣慰之余，未免感慨。则所谓书生结习是也。

遥想吾华数千载的文明历史长流，这“国学”浮沉其中的运命遭际，实在颇多坎坷。似乎总是兵荒马乱、斯文扫地的日子多，而文景啊、贞观啊那种号称“盛世”的年份屈指可数。就算“一统天下”之时，也没商量，保不准说来便来搞它一场“焚坑事业”，或者弄它一部“四库全书”，反正全看皇帝老爷子啥时候拍脑袋、又咋样拍了。

至于近代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，“落后挨打”。“国学”饱受外侵内乱战火的洗礼，饱受过中西左右刀笔的批判。直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，才总算接受到了“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”的礼遇，迎接来了社会各界咸谈“国学”的盛况。

所谓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条件齐备。这个时候，要紧的似该就是“认真”二字了。

二

“国学”毕竟不应该只是你谈我谈大家谈、茶余饭后助消化的谈资话茬。也不适宜强充“我猜我猜我猜猜猜”、异想天开侃大山的时尚游戏。

“国学”，说到底，乃是严肃的学术。

记得鲁迅曾经说过，捣鬼有术，也有效，然而有限，所以古往今来难见以此成大事者。学问领域，尤其如此。

古往今来，繁文如海。大浪淘沙，真金难得。

那些文场捣鬼之术，抄啊、炒啊、骗啊，纵或风光暂时，最终莫逃“淘沙”。

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唯严肃认真、踏实治学，才有希望出佳成果、才有可能创真成就。

如果说，正是历代先贤的那些能顶得住时间考验的认真之作，才积累成了“国学”这传统脉络。那么，今日欲求“国学”的重振复兴，更是舍“认真”治学之途而莫择。

三

承嘱为《云起轩词笺注》作序，于是深感荣幸。

“荣幸”云云，绝非客气话。

值兹文苑动辄便爆“打假”活剧、学界屡屡自叹风气浮嚣的当下。

这年头啊，“认真”二字，弥足珍贵，重逾千钧。

这年头，能为一位诚朴学人踏实治学的一部认真之著，遵嘱写几句序言，又是何等的一份光荣与幸运！

四

《云起轩词笺注》，是研究清代杰出词家文廷式之词的一部学术专著。

古典诗词的“词”，如今已是“国学”之中、“门槛”相当高的一种文学创作形式。

“信木信”？只须到网上网下去看看：

先看诗。但凡大白话的，甭管远如“文革（五四运动“文学革命”）体”、近如“梨花体”，或者当令的“凡客”“咆哮”之类，作者之众，夥颐沉沉。甚至“写诗软件”，应运而生，凭君下载。纵然小呀么小儿郎，也毋庸焦虑半刻，仅需键盘一按。所谓“新诗”，普及之广，虽谓“全民”，不为过矣。

古体的诗，作者人数就大幅削减。毕竟，格律音韵、文史修养，质素档次，陡然提升了。

至于古体的词，倚声协句、遣词酌字，较之古诗，更加苛严。现在还能创作得像模像样的，愈甚稀罕。声情并茂、意韵俱美者，殆凤毛麟角乎。

相应的，古典词的研究，难度之高，也便不言而喻、可想而知。

五

“晚清四大词家”之一的文廷式，所填诸词，当时骚坛，声誉如雷；身后百年，影响不衰。或开学术会议，或写探讨文章，学界于文廷式词的研究活动，已有不小成绩。这自然应当肯定。可是，“金无足赤”。尚存欠缺，则在：概说者或犹简略而待深细，具论者或详零篇而乏综汇。换言之，对文廷式的词，做了很多的总体评价，不过大抵属于粗线条；另方面，挑出文廷式的这首词、那首词，甚或若干首词，试予分析、试予解说的，也有不少；遗憾的是，都没能把文廷式全部的词作，来一番既深入又细致的通盘整体的考察研究。

直到这一回，江西萍乡的何东萍先生，撰成这部《云起轩词笺注》，才算是第一次，认真完成了这项盼待已久的任务，真

正填补上了这个多年未圆的缺憾。

六

“来一番深入细致的通盘考察”，说起来一句话而已，做起来，却非易易。

首先是资料。文廷式的词作，或存或佚，篇数要尽量搜全，还有这些词作的稿本抄本版本要尽量搜全。接着对每一篇，不同的本子，逐字逐句、有否改动，全部都要进行尽量精细的雠校。

仅仅文廷式的词作，篇数、版本、校勘，三个“尽量全”，所需精力工夫，已经相当浩大。而这还只是基础工作的一部分而已。

文廷式的每首词，创作何年？唱酬何人？感慨何事？引用何典？乃系“古典”，抑或“今典”？更无不需做细注详解。而为了开展各项笺注，先须逐一仔细考据。

这样的考据，事实上亦即是对文廷式的全部生平，进行一次尽量全面的审查；并对涉及文廷式的各种史料，进行一次尽量全面的清理。范围之宽，令人咋舌。

唯有依凭如此两个“尽量全面”的实事求是的考据，方能确保笺注的科学性、准确性。

至此，乃可明白：“来一番深入细致的通盘考察”，为什么它将使那些习惯于七步八叉脱口成吟的敏才们临阵踌躇？为什么它能令那些热衷于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“秀才”们望而却步？为什么它会终于变成了一项盼待已久的任务、一个多年未圆的缺憾？

就因为：这工作量的艰巨，非同小可！

它绝非仅凭一时兴起、一挥一蹴而可轻易成就。

它绝对需要扎实的文史功底，足够的研究经验，犀利的逻辑能力，创新的科学思维；它尤其绝对需要诚恳朴素的品格，辛勤不辍的劳作，坚定不移的信念，顽强不屈的意志，持久如一的毅力，长期艰苦的奋斗！

在它的门口，显然标示着：倘非“认真”，慎勿轻入！

庆幸的是，它真的等来了一位这样认真的学者，即何东萍先生，这样认真地完成了此项艰巨任务，撰成了《云起轩词笺注》。

七

在《云起轩词笺注》即将付梓之际，我没准备、也无意，对此书稿的学术水平具体怎样高、学术影响将会怎样大之类的话题，多说什么。因为在古典诗词的专门研究领域，我的知识相当有限，所以无权瞎说，说了也没用。不如留给读者们、尤其是此方面的专家们，去作评价，更为适宜。相信他们一定会发出赞赏的笑声的。

而我最想告诉学界、告诉读者：这是一位认真的学人，坚持认真的研究，所撰成的认真的学术专著。

则由于我自己也曾做过一些类似的课题，有过亲身的体验，所以能够充分理解到，《云起轩词笺注》成书的多么不易；则由于我在赣省熟人较多，所以能够清楚了解到，何东萍先生为认真撰此书稿，所作出的坚毅艰苦的长期奋斗。

也所以，我是怀着感动和敬佩的心情，写下权充序言的这么些话的。

即以区区此序，谨申支持。衷心祝贺《云起轩词笺注》的

出版，祝愿何东萍先生将此“认真”持之以恒，不断推出新的认真之著。

并借此表达我对“国学”的乐观：

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”。只要有一批批这样认真的学人在，“国学”振兴，莫愁、莫愁！

廿一世纪第十一年端午节前，汪叔子写于广州。

《云起轩词笺注》序

程章灿

在晚清历史上，文廷式是一个极具传奇性的人物。即使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，他人生的诸多传奇色彩，依然可以透过发黄的档案文献，透过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，透过他留下的各体文字，为我们所感知。他的复杂经历，他的多种身份，就是这种传奇性的一部分。文廷式是一个学者，天资超群，博学多通，识见不凡，远出时人之上，钱仲联先生称其《纯常子枝语》一书“阐说经传，论证九流，校订文字，品评诗词，记述朝章国故、士林交往、域外见闻，旁涉释藏道笈耶回之书、天步历算之学，下及疑龙撼龙之流，可谓沉沉夥颐。方之往古，盖伯厚、亭林、辛楣诸家之亚；求之并世，较沈乙庵《海日楼札丛》虽精湛或逊，而广博差同”（《〈纯常子枝语〉序》）。文廷式是一个在晚清政局的风口浪尖上搏击的勇士。由于深得光绪眷顾，他被超擢侍读学士，“乃非特帝党之中坚、健将而已矣，亦不仅其身份地位、才力、影响有足以号召朝野者也，而尤以其思想、其实践，乃能既深得光绪帝之信任、又亟受维新派之钦服，且恰正总持书局、团聚双方，为帝党、维新派结合之关键人物，甲午战后开新之势，实赖以居中维系”（汪叔子《文廷式传略》）。他也因此备受慈禧后党并李鸿章等人的嫉恨，宦海波急，大起大落，杀机四伏，忧患深重。文廷式还是一个文学家。对于志存高远的他来说，文学原是余事。但是，出众

的天资禀赋，深厚的学问积累，丰富的人生体验，不仅使他成为晚清政治史和学术史上的传奇人物，也使他成为晚清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。

文廷式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。“山川不发骚人兴，天地能知狂者心。凭仗纵横一枝笔，可怜无古亦无今。”这是他《自题诗文稿册》的一首绝句，豪放自负之气跃然纸上。他文才富盛，才思敏捷，文章几乎无体不工，各体皆有佳制。其诗现存600首以上，笔力浑厚，才学兼胜。其词虽然仅有173首，却历来得到很高的评价。近代词坛名宿朱祖谋、叶恭绰、龙榆生等人都异口同声，称道不迭，龙榆生甚至将他与王鹏运、郑焯、况周颐三人并列为“清季四大词人”。众所周知，曾被人视为“小道”的词学，不仅在清代复兴而大放异彩，并且在清初与清季迎来了两次突出的发展高潮。文廷式就是清季这次词学高潮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词既有婉约之美，又有俊迈之气，既有慷慨激昂的感时伤世之作，也有深情绵邈的旖旎之音。文氏自序《云起轩词钞》有云：“余于斯道，无能为役；而志之所在，不尚苟同。三十年来，涉猎百家，权较利病，论其得失，亦非扞籥而谈矣。而写其胸臆，则率尔而作，徒供世人之指摘而已。”此中固有自谦，更有自负。“不尚苟同”，不可谓不奇；用功卅年，不可谓不深；“涉猎百家”，不可谓不广；“写其胸臆”，则不可谓不诚。窃以为，奇、深、广、诚四字，正足以评鹭文氏之词作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对这样一位奇人奇作，学界的关注却少得可怜。《云起轩词》至今还没有好的整理本或笺注本，对集中词作逐一细读，进而开展全面而深入之研究者，也尚乏其人。

1996年，东萍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，随我进修学习。她很珍惜这个机会，抓住时间，认真听课，撰写课程论文，进行学

术研究。在确定方向的时候，她选择文廷式词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，并拟对文廷式现存词作逐一笺注。当时，汪叔子先生所编《文廷式集》在中华书局刚出版不久，为文廷式研究提供了丰富而便利的条件。同时我也知道，东萍来自文廷式的家乡江西萍乡，文廷式研究本是其所工作的萍乡高等专科学校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，资料积累相当丰厚，她本人对词也有浓厚的兴趣，并有比较好的基础。因此，研究文廷式词，对她来说，可谓兼有时、地利与人和三项优势。我很支持她的这个选题，但也担心她能否顺利完成，毕竟工作量甚大，费时费力。没想到，1999年，她在进修结束之前，就交来一大摞打印稿，这便是《云起轩词笺注》的初稿，洋洋十余万言。其后，她多次对这个初稿进行修订，有所提高。2006年秋天，她又将修订稿电子本发给我，收到稿子的时候，我正在美国东岸旅行，进出纽约多次，都是坐火车。美国的火车很安静，而且有电源，我就在火车上粗略看过一遍，提了一些修改意见。此后，她又作了一些修改，并且补撰长篇前言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如果从1996年算起，这部书稿前后陪伴她已达15年。15年辛苦不寻常，从她对文廷式词的笺注中，可以看到她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，倾注了多少精力。

晚清去今未远，但今天来读文廷式的词，要想真正读懂，却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不是因为词体本身的原因，也不是因为文廷式学问富博，在词中驰遣典实，出入经史。尽管这一方面的确给一般读者带来了读解的障碍，但只要勤于查检辞书及其他工具书，这些障碍毕竟是相对容易解决的。事实上，东萍在字词典故的注释方面下了不少工夫。注释典故不易，注释字词，特别是词中涉及的人名、地名、官名等专有名词，实则

更不简单。这不仅需要对典章制度有一定了解，而且还要对与文廷式相关的人、事、地等有系统的知识。关于人名注释，最典型的也许是排在第79首的《霜叶飞》，笺注中对词序里所追怀的“粤中故人”一一作注，涉及叶兰台、陈孝直、陶春海、许澂文、颜夏庭、李仲约、张延秋、姚桢甫、林扬伯、明仲、许天俸、陈庆笙等12人，不厌其详，颇堪为知人论世之助。关于地名注释，《念奴娇·安垵地观剧纪事》注引李宝嘉《南亭词话》以及其他资料，对位处上海张园之内的安垵地（Arcadia Hall）作了恰当的解释。从表面上看，《清平乐》（“佩环声杳”）似乎是一首怀古词，与时事无大关联；而东萍作注之时，却联系彼时时事，进而揭示文氏当下心境，对读词自有帮助。文氏诗词兼工，在笺注中，东萍还很注意以文（廷式）证文（廷式），诗词互证。例如，其注《念奴娇·安垵地观剧纪事》一篇时，特别提出《文廷式集·诗录》中有《立春杂咏》组诗，其八、其九、其十、其十一各首描绘海上歌舞戏剧，皆可与此词参读；在注《凭阑人·咏水仙花》时，她亦提出文氏另有词作《卜算子·水仙花》及诗作《萍乡亦产水仙花，与闽产不殊，惟花朵略稀耳，口占二首》，可以合读。这种做法非熟读文氏诗词不办，也得笺注学中值得重视和提倡的一个方向。

文氏词集作中有不少人唱和之作，涉及梁鼎芬、盛昱、王鹏运、沈曾植、黄遵宪等人，皆一时名士，东萍将同时唱和诸人的作品，皆附入文氏词作之下，既可见文氏之社交网络，又便于比较领会其篇章艺术。同时，她也用力搜讨，尽可能提供详尽的人事背景，知人论世，多维地呈现词作的历史语境。如注《齐天乐·秋荷》一篇，先引梁鼎芬《台城路》序云：“乙酉六月二十四日，为荷花生日。越八日，姚桢甫丈约云阁与

余，往南河泡看荷花，各得词一首。时余将出都矣。”确定此词的写作时日及其背景；进而在注“几时不到横塘路”一句时，既指出“横塘路本泛指水塘，此处特指京师南河泡”，更引孙宝暄《忘山庐日记》及邓云乡《增补燕京乡土记·天宁寺》等书，详细介绍这一“光绪年间京师游览胜处”的情况。显然，这些笺注对深入理解这首词大有必要。再如注《木兰花慢·寄上元王木斋》，不仅据徐刊本及王木斋《娱生轩词》补出了此词之题及其小序，而且对王木斋其人做了翔实的介绍。这些信息都是读解此词所不可或缺的。此类材料大多并不好找，可见东萍用力的精勤。

词作系年考证，也是东萍用力甚多的一点。云起轩词可考订作年者约在半数，旧有系年有的可靠，有的却未必正确，有的异说纷纭，难作定论。如《念奴娇·题壁》一首，王澐《〈云起轩词手稿〉跋》称其作于丁酉（1897）春间，叶恭绰则认为其作于癸巳（1893）七月典试江南道中。东萍查考文氏充江南乡试副主考时所撰《南轺日记》，参以词中所言春日景象，认为王澐亲见横轴，丁酉春间所作之说较为可信。又如《贺新郎·别拟西洲曲》一阕，论者或谓“此为珍、瑾二妃作也”，或谓“此斥叶赫那拉氏也”，东萍根据文氏《湘行日记》中的记载，确定此词写于光绪十四年正月，又据《德宗景皇帝实录》及《清史稿·后妃传》，考订此词作时二妃尚未入宫，作者或有自喻之意，但绝非为二妃而作。这一系年以文氏日记为据，自然最有说服力，且可避免旧说以讹传讹，为解读此词指引了正确的路径。在这些地方，可以看出东萍对有关文廷式的研究资料是相当熟悉的。在笺注过程中，她不仅参考了台湾出版的赵铁寒编《文廷式全集》十大册以及北京中华书局所出的《文廷式

集》两厚册，还特别注意使用《丙子日记》、《东游日记》、《湘行日记》等文廷式日记，也参考了前人诸多研究成果，包括夏敬观《忍古楼词话》、冒广生《小三吾亭词话》、郭则澐《清词玉屑》、王伯沆手批《云起轩词钞》、龙榆生《云起轩词评校补编》、钱仲联所撰《文廷式年谱》以及汪叔子所撰《文廷式年表稿》、《文廷式传略》等。在注《金缕曲·盆荷》一篇时，她甚至引用小说《孽海花》第二十回中的有关文字，以说部为参证。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同时，她也能有所辨证，包括比对词集各种版本，进行文字校订等。例如注《三姝媚》（第124首）之时，便首先比对文氏手书词扇影件本与今本的六处文字不同，然后根据词意作出抉择，并得到“今本是改定稿，胜于原手书文字”的结论。这一结论容或可商，但其方法无疑是可取的。

《云起轩词》中有一批婉丽甚至绮艳的词作，如何解读，颇费参详。一方面，这类词有的是香草美人，比兴寄托，不细加寻味，便容易忽略，而辜负了词人的苦心。如《思佳客·古意》似有比兴，但究竟寄托何意，实难断言。不轻下断语，可见其谨慎。又如，《祝英台近》（剪蛟绡），历来词家皆谓其是感时伤事之作，东萍细绎文本，结合时局与文氏文集，并参读王鹏运和词，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：“此词借感春以暗伤国事，含蓄蕴藉，寄寓殊深。所伤国事指乙未战败求和、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等事”，颇可信从。另一方面，这类词中也有一些与文氏隐秘的情感经历有关，扑朔迷离，欲说还休。只有细考文氏生平，寻绎其日记中的蛛丝马迹，才能破解其恋情真相。东萍考索文廷式《旋乡日记》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七月十七日及十八日所记，确认《点绛唇》（惜别经年）及《好事近》（一片碧云西）两篇是艳情之作，不可附会为香草美人之音。在这一方面，她的分

寸把握也是比较好的。

笺注词集，与笺注其他文学作品一样，首先要面对一个很具体的问题：哪些东西该注，哪些东西不必注，是要尽量详尽，还是力求简要。这不仅影响笺注的体例，也涉及笺注所面对的读者对象。是面向专业研究者，还是面向一般读者，不同的读者对象，也适应不同的笺注体例。据我看来，《云起轩词笺注》似乎有意兼顾这两类读者，所以，每一首词下既有相当详尽的注释，也有比较细致的解析。有这样的存心自然值得赞赏，但要真正做好并不容易，有时甚至会顾此失彼。东萍第一次为词集作笺注，由于经验不够，在这些方面难免还有一些有待改进之处，但瑕不掩瑜，无论如何，这本书的出版，应该可以看做文廷式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开拓，也可以说是文廷式词研究中一项值得关注的实质性的收获。

云起轩中寸寸愁（代前言）

一、文廷式的家世

文廷式（1856—1904），字芸阁（又作云阁），一字道希（希又作羲、溪），号纯常子，又号菩提流支、匡庐山人、罗霄山人等。江西萍乡人。

祖父文晟（1791—1859），字叔来，举人，历广东州府县十四任。为嘉应州知州，与太平军战，力战而亡，谥壮烈；其妾、婢女、家丁等二十余人皆死于难。著有《宜亭诗草》、《系言》、《经解》。祖母为萍乡刘凤诰次女。其父文星瑞（1825—1882），字树臣，举人，署罗定直隶州知事，分巡高廉兵备道；著有《啸剑山房诗钞》。

少小时候的事情，文廷式刻骨铭心的是太平军攻城的鼓角之声，仓皇之状，其《畅志诗》说：“微生多忧患，髻髻实初肇。逶迤兵刃间，得活竞分秒。”他自注说：

咸丰己未年（1859），余年四岁。先祖壮烈公殉嘉应州难。时先君方以福建同知入都引见。二月初二日，贼已合围，筮之知不吉，家人无允行者。独令先母携廷式走避。曰：“余此孙将来有用。一代管一代，不留汝同殉也。”明日行，出入贼中，幸而获济。七八岁时，先君署罗定州事。逆贼陈金刚凡三次围城，皆濒于危。壬戌（1862）之冬，先君方赴广州请饷，而贼数万人奄至。先妣彭夫人集幕僚议，曰：“贼已大至。吾家人应死，诸君何苦？愿去者，已具舟城东，可先去也。”时幕友惟李君不去。因部署州兵千人守城，撤钗珥簪之。令悬爆竹于

大堂，囑門者：賊破城即燃放，俾聞警得以自裁也。余虽幼小，然至今鼓角之声，仓皇之状犹在耳目。呜呼，可以悲已！贼围三日，竟去。后获其人，言每夜见城中灯火旗帜，如三四万人，盖默荷神佑也。^①

则文廷式之母彭氏亦早历艰险，贤惠明理；遇大事而运筹指挥之气度，实不让须眉豪杰！文廷式生于忧患，养成耐劳习苦的性格。《畅志诗》又云：“家风重名节，十世清德绍。”其父、祖在粤颇有廉能之誉。《纯常子枝语》卷二^②：

先壮烈公仕宦三十余年，家中不增一椽一亩，恒曰：“吾仕宦无愧于心，以此诒子孙也。”由嘉应直隶州知州文宗特旨授惠州府知府，闾省惊讶，先壮烈公亦惶悚，不知何以蒙主知也。后有自京师来者云：全学使庆任满回京，召对时问广东吏治谁最廉能，全对曰：“广东第一清官惟嘉应州知州文某。”上识之。未几而有此授。总督叶名琛以其不由己荐也，忌之，不飭赴惠州任而调署潮州。是时潮州北山盗贼麋集近二万人，先壮烈、先君子亲御枪炮二十余战而后平之，潮人至今编为戏剧以述其事。北山贼平而嘉应州戕官之案起，先壮烈慷慨请行，获其罪魁，事已大定，逾年而殉粤匪之难。

“总督叶名琛以其不由己荐也，忌之，不飭赴惠州任而调署潮州。”此话中确实有文章。据同治三、四年（1864—1865）任潮阳县知县的冒澄说：“岭南两省，以广东难治；广东九府，以潮州难治。潮州府临海，住民商人多而读书者少，有拥百万财产而不识一字者。乡村以防海盗名目筑砦，同族聚居，有入口一万至数千者，备武器贮粮食，防备坚固，堪以自卫。与邻村一言不合即反目，两

① 汪叔子编《文廷式集》下，页1263—1264，中华书局1993年。

② 赵铁寒编《文廷式全集》（五），页98—99，文海出版社。